

百宋樓藏書志

兩宋樓藏書志卷九十九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三十三

蒲室集十五卷

舊抄本

元 豫章釋大訢笑隱撰

天地之相感而文生焉神氣周流萬象變化而不可窮已者亦由文章之出乎人者矣故夫以高下厚薄夷險肥磽荒易之地以通乎風雲雷霆霜露之用摩盪聚散消息起伏各因其所在

而發焉千態萬狀之迹其可涯哉是故必有聰明特達之材而充其周溥融攝之職觀乎天文古今之變以達其浩博精要之理而後足以爲文也嗟乎鮮矣彼局促于佔畢之間而每不足以得之而妙契心要于形骸之外者庶幾言之而無碍得之而無方以縱橫出入于當時者乎南昌靳公早有得于其宗精神所及六藝百家殆不足學也故其說法之餘肆筆爲文莫之能禦以予所知自其先師北礪簡公物初觀公晦機熙公相繼聖大道場開示其法然皆有別集

汪洋紆餘辨博瓌異則訢公之所爲有足表矣
我文皇建大利于潛邸之舊處特起訢公居之
天縱神明度越前代取一士而表異之冠乎東
南之叢林其遇合之故尊禮之意豈凡窮所得
窺其萬一訢公于是吸江海于硯席肆風雲于
筆端一壘十年應四方來者之求則一代人物
之交見于篇章簡什者殆無虛日豈尋常根器
之所能哉予與訢公相知二十年天厯至順間
一再邂逅京師殊未暇及茲事師歸臥山中五
六載方外之士相遭于淡泊時得見其一二已

不勝其驚喜高上人之從公遊不鄙予之衰而
來過焉乃盡得其所爲蒲室集者數巨帙惜予
有子夏丘明之疾危坐虛室使善讀書者浪然
誦之如洞庭之餘眾樂並作鏗宏軒冕蛟龍起
跳物怪屏走沉冥發興至于名教節義則感勵
奮激老于文學者不能過也何其快哉何其快
哉豈期寂寥遲暮之餘而有此獲也故題編末
而歸之至元四年歲在戊寅四月八日蜀郡虞
集敘

弁山小隱吟錄二卷

舊抄本

元慈溪黃圻伯成父撰

黃氏之先宋祥符中自溫之樂清徙明之慈溪
先生以來世薦儒業曾大父臨川府君建
節鄉部始來城居宦成而家益貧三子先大父
最長至元丙子家燬于兵厥後子孫挈而西來
叔氏依歸家于越其在鄉里守墳墓唯仲氏而
已自余之西四十有餘載教授諸生以資其養
髮種種且白來日其幾餘哉又如是不止行將
焉歸茂有令德不敢謂隱獨以所得于天者病
不能顯故將退藏以終其身雪水之陽弁山之

下有邱岑蔚思構數楹以寄朝夕浮游江海間
不能自還或靳之曰桑蠶作繭僧知纏裹其身
子漫不爲計空言何裨應之曰余游者也某水
某邱游之寓也苟寓矣又何營之有秦望東南
遠欲無依稀禹穴向姚虞幾時把酒鄞江上却
對鄉山看此圖是余所題江山歸興圖詩 嘗
求之則隱之意可見矣昔文中子志不願仕唯
願上之人正身修德使時和歲豐已受其賜余
雖不及古人苟獲所志泉石林壑之娛風雲月
露之賞不必弁山也夫歸必有資旣不能自資

資於人而歸又余之所不能情發于中而形于
言目之曰弁山小隱吟錄錄以畀吾兒私藏之
于以紀吾游之寓而鄉土親戚之思亦可見也
至正乙酉冬十二月甲子弁山隱民黃玠序

續軒渠詩集十卷附錄一卷

明刊本

元去華山人莆洪希文著

莆士工賦聲蓋六合嚮之冠南宮魁上庠寔多
莆士吾國洪先生工於賦者也有賦家建章行
于世晚工於詩名軒渠集蓋取漢蒯子訓笑悅
之義獨不知翁之所悅者何事試校游洋翁季

枕邊談詩則以僧敲未敢一言定鳥過曾安幾
字來之句投之夜臥三鼓聞書聲則曰有子定
知吾事足家貧頗覺此聲佳誌喜詩云風露對
檠逼諸父雲煙落紙凜羣兒甫譏失學難爲比
琰見趨庭喜可知則知翁之悅有在矣詩謝四
如翁序軒渠云阿戎也自蒙稱賞破甕終宵起
舞頻又知翁之所悅有足徵矣鶴鳴在陰其子
和之異日有續軒渠之作是父是子故能成一
家機軸句法典重詞翰俱稱竊肖其父詩所謂
以似以續是也昔宋太祖問顏延年卿諸子誰

有父風對曰沒得臣筆嗣得臣文今汝賢其兼
得之矣安得不爲巨眼賞識系以詩曰紹江西
派舍君誰人道義之有五之鐵畫銀鉤勢雄偉
錦心檀口意新奇當時已有容齋筆後集能無
老圃詩料得推敲傳活法過庭盡付寧馨兒至
正壬辰端午日易隱卓器之書

饋軒渠之作始於天應戊辰館於游洋壽峰方
氏也方氏子淑年末志學予以講習餘力覃思
於詩歲頃得律詩及絕詩古詩長短句五百首
方氏子集以示予予日閱舊藁時有佳處亦不

可盡謂村舍學堂中語也因追念先君子晚歲
試校游泮琴書口永燈火夜闌翁季談及此事
翁有軒渠卷帙行于世視予斯作往往竊付之
然未免有具體而微之嫌兒子琦執筆侍而言
曰請名以軒渠續集可乎予曰汝大父之學我
弗敢言今汝之請似也然續之義談何易易昔
太史公執其子之手泣而言曰予先周室太史
也至於予而中衰廢聖德而不載滅賢士而不
述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厥後史遷卒繼其
志成其業以永其傳必如是然後可以言續談

何易易吁今予茲編使其眼者見將有貂不足
之謂又安敢學漢延壽先賦靈光耶筆以授之
且以志吾過云戊辰長至日去華山人洪希文
敬書

友人洪汝賢續其先太史吾圃先生軒渠集有
詩數百篇雜文又若干篇披閱再三不忍釋其
佳處益得之東坡山谷張湖石屏數君子天然
姿態端靜嫺雅非捧心效顰者所能企及今日
續者不忘繼述耳詠歎之餘因成四韻吾圃箕
裘有子賢極玄玄後又玄玄詩聲解使家聲振

教法曾將句法傳雪月淡交餘白髮溪山舊物
當青甌從君問得軒渠意此樂應攬李杜先至
正壬辰菊節玉井林以抃敬書

先生集號續軒渠此續難爲鶴與鳥雲去月來
未嘗往山鳴谷應巧相如恍如坡老得蘇過無
負韓公訓同符吾圃先生玉樓召天教玄圃產
明珠至正癸巳秋日郡人南譽

至正十二月江南州郡大治城池葑城周迴三
十里築城漁民財大半入吏帑則起墳石而築
之故家子孫歔歔鬱勃莫敢籲怨洪先生獨慨

念祖宗之厄抗詞哭於公庭郡府感其誠爲榜吏而增修其墓先生憂喜之情見于辭詠一曰舉以示予因見其全藁續軒渠集軒渠集者其先君子吾圃翁所作也聲翁序之稱爲吾圃有子軒渠蓋笑悅之義也今予於續集輒以意起軒者軒昂渠者渠渠高大之意古之世德積小以高大先生毅然之舉青氈加色洪氏之德自此而增高廓大矣詩賦云乎哉抑觀此集其詣理得意處皆自肺腑流出至於造語鍊字之法頗費功夫然卑晚唐矣使聲翁見之當又軒渠

淺學其敢評之乎至治辛酉陽月郡人林以順
敬書

蔡宗充序

嘉靖壬辰

王鳳靈序

嘉靖壬辰

周祚序

嘉靖壬辰

王琥跋

嘉靖辛卯

宗傳幼從先生學嘗抄吾圃先生軒渠詩集珍
藏於家積有年矣至正己亥冬歸自建安時方
多事府檄俾守北關紛紜之際且憂且怖一日
先生出示續軒渠集計四十餘篇得詩若干首

拜而讀之一唱三歎不啻執熱而濯清冷適口
而痊沉疴也詳味集中夏耘一聯云非其種者
鋤而去毋使蔓焉難以圖語句渾然使人憂國
憤時不能自己客中熟食了無詩酒空三月如
此時光又一年又使感慨年華憂老將至山谷
翫月河漢無雲天萬里溪山不夜月三更洞觀
天地眇視萬物雪髭則曰功名不建頭顱老日
月如馳髀肉生剖出肺肝不惜語言至築城垣
淒其死者無歸地羞與仇人共戴天令人痛心
切齒懦夫必能立志可謂有關於名教其命題

立意警聯的對一句一字未易窺其端倪上追
風雅下接李杜信乎不可誣也披閱之際得其
雋永謹撫大畧管窺蠡測愧不自量吁親炙緒
言倏忽五十餘年諄諄在耳第慚妄意效顰東
西役役不入時妝遺笑于俗而先生不以館下
之列見棄俾益見聞師道之立非先生其誰歟
至正庚子間五門人劉宗傳再拜謹書

蒲郡洪汝質先生與妻父渤海侯高公恭友若
異姓昆弟時日交接罔間至正乙酉予壻於侯
門先生爲脩婚書贊序導禮至正間妻舅武德

將軍惟一公分鎮是邦復學於先生請益還轅
博約惟彰詩詞惟馨予忸怩昔會弗覲高作至
正丙申殊調抵莆偶洪先生過訪敘三世舊十
年歡先生健而我侯亡矣握手泣而後笑古人
有言曰生死泛泛善厥終者嘉夫復何悲泣哉
既談論罔倦翌日出示續乃父吾圖翁軒渠集
詩詞歌行斬五百餘首文雅惟實句新罔華聲
律克諧披閱無斂予嘗說老杜詩辭直理微非
若五代晚宋雕琢者比斯作亦可謂有唐杜之
風矣予謂汝質翁曰今日續軒渠者五百篇明

日復有人續此集者一千篇翁當買山種竹以
待子孫作紙抄詩翁大笑曰第恐洛陽傳寫紙
價倍高耳萬夫長完者篤貫齋謹書于軒渠集
後

德章詩意新而事切句妥而對的儻假歲月疊
疊逼楊翁矣惜夫七言如自勉緩齋與希文談
詩五言如擇交謹獨示兒等作身法家教盡在
於是韻語云乎哉希文類藏于家材智豈下人
者德章雖亡不亡也至大戊申立夏聲翁七十
八筆

三笑圖中着一詩人詩家固有笑也然而笑正
自難賈大夫不能射雉不足以動其妻況他人
乎吾國洪先生青士巨擘蚤有賦聲得雋場屋
本出於古詩之流今觀軒渠遺藁造語清新擇
料亭當復以體物瀏亮之製發爲緣情綺靡之
章使人一唱三歎永歌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
之蹈之者而爲之軒渠今其子緩齋紹聞衣德
言
先生必含笑於神清之洞曰予有
後弗棄基
家之叔黨鄧禹不得

而笑人矣元延祐第五戊午長至節日燕山阿

魯威書于菑陽

長齋詩集十四卷

舊抄本

元侯充中撰

知非堂藁六卷

舊抄本

元臨川何中太虛著後學孫何賤雅言編集趙
郡管時中校正

夫言之秩然次序條理者謂之文文無待於作
也後之人口之所言雜亂無記則必締搆於思
撰造其辭而后筆之於簡牘古人雖不作文孔
子嘗云辭達而已矣此固作文之大法也而奈

何作者之不知此哉東漢以來氣弱體卑無復
有善作者至於今始千餘年唐宋盛時號爲追
蹤先漢而僅見韓柳歐陽曾王二蘇七人焉若
李習之若唐子西若張文潛非不遊韓蘇之門
而竟未與韓蘇合一也茲事豈可易視哉表弟
何中太虛少負逸才弱冠已能詩而亦用意於
文至順二年春予臥病顧予於病中授以大集
予讀之蓋優優升七子之堂矣予不勝其喜非
私喜也喜斯學之不孤也斯學也雖非儒者之
本務而其格力之高下實氣運之盛衰關係又

豈小小哉病餘倦於書然喜之之不極爲書其
後而還其藁前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
脩國史草廬吳澂伯清序

臨川何中能言知讀書咸淳壬申甫髫隨父仕
廣東曲江乙亥出領至元丙子僑居寧都隱避
浮寄青三年己卯始從師問學師朱進士張叔
方朱光甫羅士鼎於前輩屢嘗親到會孟識謝
君直姚端夫王肯堂交甘詠之程鉅夫李士宏
元復初揭傒斯全止所當世知名士多友善於
吳伯清爲姻兄弟云至大戊申如析津皇慶癸

丑適東甌所著易類象二卷書傳補通十卷通鑑綱目測海三卷通書問一卷吳才老叶韻補疑一卷六書綱領一卷補遺六書故三十二卷荀邱述遊錄一卷指頤錄十卷知非堂藁十七卷知非外藁十六卷延祐庚申六月朔臨川何中太虛

王氏手跋曰元臨川何中太虛集吳草廬序吳與何中表兄弟也中善五言詩如聊隨碧溪轉忽與白鷗逢小雨十數點淡烟三四峰落葉半藏路清風時滿溪寒沙梅影路微雪酒香村湖

雪殘波岸船燈獨夜人西風一夜雨丹桂滿林
花皆有唐風中白序有易類象二卷書傳補遺
十卷通鑑綱目測海三卷通書問一卷吳才老
叶韻一卷六書綱領一卷補六書故三十二卷
薊丘述遊錄一卷摛頤錄十卷知非堂藁十七
卷外藁十六卷今詩止十六卷耳漁洋山人王
士禎跋

真文靖雲林詩集六卷

明洪熙刊本

汲古閣舊藏

元寶全撰

理到氣昌意精辭達如星燦雲爛如風行水流

文之上也初不待屈
字隱晦其義而后工且奇噫茲事微矣名於宋
者五而已亦惟艱哉仲章江南之英與吾善之
伯長俱掌選述于朝各能以文自見蔚乎其交
蔭炳乎其爭輝予有望焉予來京仲章將有上
京之役示予新作數十溫然粹然得典雅之體
視求工好奇而卒不工不奇者相去萬萬也讀
之竟喜之深書此而歸其裝夫上有所規下有
所建正有所本旁有所參韓柳氏自陳其所得
甚悉暇日善之伯長切磋究之又必有以起予

也年月日臨川吳澄幼清書

陳嶢刊跋序

洪熙元年

范古跋

洪治庚戌

貢文靖雲林詩集六卷

舊抄本

元寶奎撰

吳澄序

憲節堂惟實集八卷

舊抄本

元

驚溪劉鶚楚奇先生著

男遂尊輯梓

劉虬序

永樂二十一年

周孟簡序

洪熙元年

憲節堂惟實集八卷

舊抄本

元驚溪劉鶚楚奇先生著男

遂尊實輯梓

劉虬序

永樂二十一年

周孟簡序

洪熙元年

中菴集二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劉敏中撰

王忠文集六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王結撰

勤齋集八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蕭剡撰

韶宋樓藏書志

卷九十九

古

文章固天下公器然有體裁之文有蕭散之文
大率以理勝爲貴雅健次之上焉吐詞爲經經
天緯地者所不待言下焉雕蟲篆刻誇多鬪靡
者所不必論理勝由于經明雅健由于學純氣
雄而與時上下者有不能逃也以近代言之宋
末金前理昏而氣衰或病乎繁文而萎靡不振
或溺於駢儷而破碎支離體裁旣失蕭散不存
古意無餘矣我元以寬仁英武混一天下氣因
國雄理緣氣勝許文正公以理學紹伊洛諸賢
潛齋楊文康公爲魯齋流亞其倡古文接正宗

得雅健之尤而體自成一家者又盛有其人繼
許楊出而從事踐履爲士林楷範後學瞶龜者
保定則有靜修先生劉文靖公臨川則有草廬
先生吳文正公關輔則有勤齋先生蕭貞敏公
矩菴先生同文貞侯爲稱首貞敏稟剛明敏正
之資致窮理盡性之功卒之道積厥躬名揚海
外蔚爲一代醇儒修齊之餘不得已而見于雜
著必本經術一出自然不泥乎體裁不資乎雕
篆不尙乎誇靡寔而不俚簡而得要雖詠物適
情隨意信筆每有至理寓于其間有裨於名教

不累于習氣所謂蕭散之文也玄酒太羹知味者鮮先生沒將三十年欲集而傳之者僅一二入而未遂其願趙郡蘇公學富識遠存心忠厚文章政事爲時名流見當代之賢事有步于治體文有關於載道者惴惴焉惟恐其不傳類萃成集板而行之不一而足今年春以侍御史官西臺采輯諸老行爲師法者得文貞全集喜而爲序移文鈇梓以廣其傳先生遺文片言隻字皆藏于家公乃不餘遺力銳意搜訪既銘其墓類其所得序記銘贊雜文若干首詩若干首爲

集若干卷擬必致於刊行屬冲爲序猶以莫悉
其全爲慨歎方購求而未已然嘗一嚮可知九
鼎之味易牙一出亦豈以爲害哉所著九州志
雖未脫藁幸收藏于前進士富平縣尹王弁君
冕二子桓植篤于繼志傳有日矣至其盛德高
節言行出處旣見于墓銘茲不復贅所可憾者
其三禮說與小學標題駁論悉歸于泯滅嗚呼
惜哉冲之疎淺豈足以知先生然以詩文名世
者班馬李杜而下曰韓柳曰歐曾曰蘇黃世之
有意於爲詩文者必以六公爲宗師如魏鶴山

之文陸放翁之詩亦皆知其味而存于心其深
于道德者曾不釋手蓋惟賢知賢也先生詩文
制作固不類乎六公而繼乎鶴山放翁者不可
誣也後之深于道德者將不釋乎手矣雖與六
公詩文不類又何害焉至正四年中秋之明日
奉元路儒學教授晚學張冲謹序

黼未冠時聞關中蕭先生名人稱之者不容口
其時想像先生以爲貞才尙氣落落不羈如秦
漢間豪傑之士加以辨博之學而已厥後遊上
庠聞諸鉅公道先生之高風雅德真學寔踐然

後知先生之名聲有自黼得之於傳聞者非其
眞也恨黼也生後不得拜先生几席以游其門
至正五年走以事留揚其年冬京兆同州王君
仲方由振樞府判持憲東淮因出今集賢學士
國子祭酒蘇公伯修前侍御西行臺時所哀先
生文藁十五卷刻之郡庠屬黼序之且曰先生
一代偉人僕忝鄉曲之末每以其言之未傳也
衷懷耿耿莫之敢忘今幸得其遺文之不泯者
十之四三不有以廣之是夙昔之念終不得而
伸惟黼晚生淺學曷足爲輕重若兩公之不忘

先進思益後人之意誠可尙矣蓋天下學者仰
先生之名未得其寔悵悵然如走之向來之狀
一旦盡得覽觀先生平昔著述所謂披雲霧而
覩青天者豈不快哉文八十篇詩二百六十首
樂府二十八篇蓋先生立志篤制行高其處心
正其識趣遠其力學充積華贍一以洙泗爲本
濂洛考亭爲依其發于辭章所謂有德者斯有
言未宜以文人才士律之也夫名寔相須猶影
形相依桴鼓相應先生規行矩步躬蹈寔踐眞
積力久大節凜凜終身不少奪所以享大名于

天下朝廷重之士林仰之而天下知之區區專
詞翰之末而無寔行者能之哉走因感夫名之
所從來者蓋在此而不緣彼也因序及之至正
丙戌春賜進士及第奉政大夫前江西等處行
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國子監丞汝陰李黼謹序
皇帝聖旨襄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司准本道
廉使王正議牒予嘗暇日讀書因覽勤齋蕭先
生文集觀其措詞典雅立意精深言近而旨遠
詞約而理明蓋先生當代鴻儒士林雅望故具
立言傳世足以儀式於來學刻梓流傳誠爲盛

事亦不預昭代崇儒尚德之美意也當職今將
先生文集隨此發去牒請照驗施行准此憲司
合行故牒可照驗委總管郝嘉議不妨本職提
調刊印仍選委名儒子細校讐無差發下本路
儒學刊板傳布施行須至牒者

兩宋樓藏書志卷之一百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三十四

馬石田文集十五卷

舊抄本

馬玉堂舊藏

元馬祖常撰

故御史中丞馬公諱祖常字伯庸系出西裔延祐初設科舉以兩榜取士公應河南鄉貢及會試俱冠右榜時已稱公有文學初非以高科致儒名公志氣修潔而筆力尤精詣務刮除近代

南北文士習氣追慕古作者與姚文公燧元文
敏公明善實相繼後先故其文詞簡而有法麗
而有章卓然成家其在禮部爲尙書在中書爲
參議在御史臺爲治書侍御史中丞在樞密爲
副使累階要官自奉清約讀書刻厲如始學者
雖一語言不苟及以病歸終于家大夫士之間
者無不悼惜嗚呼篆鐘編磬淡乎其韻璫珞盪
琤栗然其光質古而文益奇以之攷律呂之和
資佩服之華皆用於宗廟朝廷之上者也詩曰
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公實有而似焉公之家世

助閱具國史及墓碑太原王守誠與趙郡蘇天
爵在游從中感知尤多故爲序其文集至元五
年己卯九月丁巳中議大夫御史臺都事王守
誠序

文章何與乎天地之運哉元化之幹流神氣之
推盪凡以之而生者則亦以之而盛衰焉吾嘗
觀於禮與樂矣升降揖讓周旋裼襲之容屈伸
俯仰綴兆繁瘠廉肉之節文之著也而樂由天
作禮以地制禮樂不曰天地之文乎昔者聖人
之以禮樂爲天下也治與運會文從而生焉世

之爲文章者蓋亦有出於此而已矣漢唐之治不及三代遠甚而其人之述作乃或有治古之風者亦幸而際夫天地之運之盛也趙宋鉅儒載道之書與歐曾蘇王數子之文君子於是有所徵矣而其運往治弛則凡以文鳴者皆靡然若緒風之泛弱卉也我國家龍起朔漠運符義軒瀛龐雅大之風於變四海士大夫爭自奮厲洗濯舊習至仁宗時遂以科目取天下之士而用之沒儀馬公伯庸衰然以古文擢上第聲光煜如清河元文敏公謂其所作可以被箎弦薦

郊廟天馬寶鼎諸作殆未之能優也公早歲吐
辭卽不類近世人語言古詩似漢魏律句入盛
唐散語得西漢之體嘗謂人學詩文固自有師
授至於高古奇妙要必有得於天吾未嘗有所
授而爲之討所嘗師者往往爲近世人語言吾
故自知吾之所爲者非繇有所授而然也蓋公
以英特之資而涵毓於熙治之世自決科以來
踐敷清華至爲御史中丞其所際者盛矣則其
文章又其繇有所授而然哉國家且益崇禮樂
以對天地之景運能言之士幸而際乎斯時則

其所著當益有可觀者而美盛德之形容以昭
天地之至文則亦有賴於若人之爲者而公不
可作矣淮東憲使趙郡蘇伯修甫集公文藁若
千卷將鈔梓以行於世適旅至廣陵乃使綴一
言於編端伯修在成均時公以監察御史試國
子生得其所試碣石賦嗟賞不置伯修以學行
政事致位通顯非徒以文知名獨不能忘昔之
嘗知己者風誼之篤可以愧澆俗矣旅光州人
而生于歐陽延祐中公以縑事入閩歸而告諸
朝之公卿大夫士曰閩中有陳旅者可與言文

事也則公亦旅之知己者矣追念曩日與公晤
言至夜分不休約他日還浮光爲我結屋並石
田山房暮年數往來相歡今則不然乃執筆序
公遺文於空江落木之間俯仰人世不知涕泗
之橫流也應奉翰林文字從仕郎同知制誥兼
國史院編修官陳旅序

昔者仁宗皇帝臨御天下慨然憫習俗之於文
法思得儒臣以圖治功詔興貢舉網羅英彥故
御史中丞馬公首應是選入翰林爲應奉文字
與會稽袁公蜀郡虞公東平王公以學問相淬

礪更唱迭和金石相宣而文日益奇矣未幾擢
拜御史劾權貴人擅弄威福遂罷相位久之其
人再竊政柄左遷公尹縣開平實欲深中傷之
公退耕浮光之野泊然不以介意權貴人死復
入翰林爲待制遷直學士訓詁誓命溫厚典則
有西漢風在禮部爲尙書兩司貢舉選士專求
碩學崇雅黜浮至順天子親見郊廟裸獻禮文
多公裁定爲臺臣端重正大百辟鎮肅議論廊
廟有關於治體一時薦拔皆重厚清慎之士公
少嗜學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讀文則富麗而有

法新奇而不鑿詩則接武隋唐上追漢魏後生
爭慕效之文章爲之一變公之先出雍古部族
世居天山殆入中國數世宦學不絕至公位益
充顯嗚呼我國家龍奮朔土四方豪傑咸起而
爲之用百戰始一函夏干戈旣輯治化斯興而
勛臣世族之裔皆知學乎詩書六藝之文以求
盡夫修身事親致君澤民之術是以列聖立極
屢降德音興崇庠序敦延師儒非徒爲美觀也
至于仁皇始欲丕變其俗以文化成天下猗歟
盛哉觀公治行卓偉若此則祖宗取材作人之

效豈第文辭之工而已雖然非此無以表公之
蘊公旣沒其從弟察院掾易朔出公詩文若干
篇合天爵所藏其若干卷請于中臺刊諸維揚
郡學嗚呼覽者尙能考公之行也夫及識愚之
悲也夫至元五年己卯冬十一月朔嘉議大夫
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趙郡蘇天爵謹序

皇帝聖旨裏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司照得近
准本道廉使蘇嘉議牒洪惟聖代治安百年當
有奇材表儀羣士其謀論足以裨益國家其詞
章足以黼黻皇猷人雖云亡文不可泯伏覩故

資德大夫御史中丞知經筵事馬祖常系出西
州之舊族生爲中朝之偉人迨夫延祐隆儒之
初首登貢舉甲科之選擢拜御史彈射柄臣左
官開平幾枉遭其毒害屏居淮甸幸得際於休
明遂代言於北門摛詞獨推其典雅及進官于
南省取士皆稱其至公一佐薇垣贊畫機務四
入栢府振肅憲綱俊髦由是而薦揚風化以之
而淳厚遵大體而畧苛細務實學以抑浮華日
邇清光屢橫經于廣內時承異數親賦詩于御
前斯維儒者之遭逢宜傳其文于永遠擬合照

依左丞王結例鈔錄遺文于淮東路學刊板傳布豈惟見科舉得賢之多實足彰國家右文之盛牒請照驗施行准此照得先奉御史臺劄付據監察御史呈切見故中書左丞文忠公王結博聞強記淹貫經史蓋由沉潛道義之既篤敷歷臺閣之有年故其著述綽有淵源可以追配前哲模範後人本官位終宰執嘗任憲使如蒙比依學士元明善例將所著文集移文江淮拘該學校錢糧內刊行傳布于世不惟不負其才抑且有補風教具呈照詳得此憲臺合下仰照

驗依上施行承此看詳御史中丞馬資德所作
文章遠擷班馬之英華近接姚元之步武如准
廉使蘇嘉議所言刊板印行誠可範模其後生
又能裨益于世教申覆御史臺照詳去後至元
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承奉憲臺劄付仰依上施
行承此中丞馬資德其家見居光州憲司合行
故牒可照驗差人鈔錄本官文集委白總管不
花中議不妨本職提調刊印仍選委名儒子細
較讐無差發下本路儒學依上刊板傳布施行
先具依准牒呈須至牒者

牒件今牒揚州路總管府照驗故牒至元五年

九月日書吏

禿林台
李信

嘉議大夫僉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司事韓

奉議大夫僉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司事王

奉訓大夫僉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司事何伯

顏察兒 中憲大夫僉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

司事三卜篤 大中大夫江北淮東道肅政廉

訪副使李 嘉議大夫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

使蘇押 正議大夫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

阿合馬押

馬石田文集十五卷 影寫元刊本

元馬祖常撰

王守誠序 至元五年

陳旅序

蘇天爵序

淮東道刊板文牒

道園學古錄五十卷 明景泰刊本

元雍虞集伯生撰

斯文與造化功用相彌綸國家氣象相表裏故
文人生於世有數文章用於世有時斯言若夸

理實然也皇元混一之初金宋舊儒布列館閣
然其文氣高者崛起下者委靡時見舊習承平
日久四方俊彥萃於京師笙鏞相宣風雅迭倡
治世之音日益以盛矣于時雍虞公方回翔胄
監容臺閒吾師有識之士見其著作法度謹嚴
辭指精覈卽以他日斯文之任歸之至治天曆
公仕顯融文亦優裕一時宗廟朝廷之典冊公
卿大夫之碑板咸出公手粹然自成一家之言
山林之人遂掖之士得其贈言如獲拱璧公之
臨文隨事酬酢造次天成初無一豪尚人之心

亦無拘拘然步趨古人之意機用自熟境趣自
生左右逢原各識其職故自其外觀之如深山
穹林葱蒨翳鬱莫測根抵鉅野大澤汪洋澹泊
不爲波濤試刺其中則日月之精凝結歲久皆
成金珠龍虎之氣變化時至卽爲風雲孰能窮
其妙也哉太史夏臺劉君伯溫蚤歲鼓篋從公
成均及爲江右肅政使者近公寓邑乃哀公之
文將傳諸梓書來京師屬玄爲序玄惟李漢於
昌黎子瞻於廬陵皆能知而能言者走豈能爲
前人役乎第於公有世契生平敬慕公之文以

附著姓名爲幸又高劉君政事之暇敦篤風誼如是遂不敢辭而爲之序至正六年二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歐陽玄序

玄頓首再拜伯溫監司相公仁契玄去歲數四附書憲府選嚴未審一一達几下否春和遠惟履候勝常殊慰詹邇書來知刻虞先生文足見高誼作序當求名筆乃俯雅意諒切不敢力辭因便輒供稿去刻成千萬見惠一本爲感賤跡遂丐聞之請鄉里距貴治稍近專容修竿牘之

敬未中惟順序善保不具備辱契歐陽玄題首
再拜二月十一日謹空

道園先生文集往時鐫伯溫所刻大字本有歐
陽圭齋序此序今板已亡矣近見崑山新刻幹
克莊建本遂於先生四世從孫吳江虞湜家摸
得此序并書一通冠諸首云成化新正崑山葉
盛識

鄭達序

景泰七年

至正元年十有一月閩憲幹公使文公之五世
孫斡來求記屏山書院并徵先生文藁以刻諸

梓本與先生之幼子翁歸及同門之友編輯之
得在朝藁二十卷應制錄六卷歸田藁一十八
卷方外藁六卷蓋先生在朝時爲文多不存稿
固已十遺六七歸田之藁閒亦放軼今特就其
所有者而錄之所謂泰山一豪芒也先生前代
世家以道德文學繇成均頌臺史館經筵洊歷
清要皆承平之日其所著述則國家之典故功
臣賢士之遺蹟在焉歸僑臨川塵慮消歇日與
四方之賓客門人子弟講明道義敷暢詳懇以
其緒餘發而爲言深欲闡明儒先之微以救末

流之失先生之學庶或於此而可見與是年十
有二月門人李本謹識

道園學古錄五十卷 明嘉靖刊本

元雍虞集伯生撰

歐陽玄序

李本跋

案景泰嘉靖兩刊行款皆同惟景泰本目錄後
有補遺目嘉靖本則以補遺目散入各類今人
往往以景泰刊爲元刊其誤始于吳兔牀拜經
樓題跋記

道園遺藁六卷鳴鶴遺音一卷

元刊本

元雍虞集伯生撰

故奎章閣侍書學士蜀郡虞公道園學古錄其
季子翁歸與公門人之所編今建寧板行者是
也書始一出如景星鳳凰士爭先覩之爲快而
湖海好事者復輯公詩另爲一編然與學古錄
所載時有得失予意其蒐葺已無遺憾近於一
二士友間每見公詩文皆公所親筆較之二集
中多所不載然後知公之篇章在世不能無遺
佚者予外姪克用公之諸孫也好古嗜學蚤夜

不倦聞士友間有公詩文輒手編成帙如是者
累年積其所得凡七百餘編皆板行二集所無
者遂分類編次爲六卷附以樂府題曰道園遺
藁屢欲刊之而未能也近克用假館于吳江之
金君伯祥家伯祥之先君子樂善公至治閒嘗
識公于吳蓋平日之所欣慕而樂道之者克用
偶出是編伯祥亟命鉸諸梓觀其所好可以知
其爲人矣噫昔虞公南來予以總角獲拜公於
錢塘時予從叔祖母家氏博涉書史嘗手書蓮
經一部一日出以示公公不勝涓陽寒泉之思

至賦七言古詩辭極淒愴且手跋於後者垂數
百言今二集既不錄而予又不能追憶以附克
用集中可勝歎哉然觀克用所編凡公平日之
雄詞健句膾炙人口者悉已收入則其所遺者
僅一二而克用之用心尙未已也予嘉克用之
用心伯祥之好事且因其請而爲識于篇端云
至正己亥夏五望眉山後學楊椿序

右蘇武慢三十二首無俗念一首全眞馮尊師

道園虞先生所共作也

天瑞

昔刊道園遺藁而

先生所作已附于編然其所謂馮尊師最傳者

廿篇世莫全觀今復併類編次以刻諸梓庶方
外高人便於通覽惟先生道學文章傳著天下
馮尊師仙證異論超迥卓絕其自有洞源集行
于世可攷見云時至正二十四年歲次甲辰秋
八月二日癸巳渤海金天瑞識

自昔文章家著述之盛其集有內外前後續別
之分蓋由其體製有同異歲月有蚤暮故其編
纂集次之法各有所存然其文之可傳者雖片
言半簡皆不得而棄置又復有所謂拾遺者焉
國朝一代文章家莫盛於閣學蜀郡虞公公之

詩文曰道園學古錄者其類目皆公手所編定
天下學者旣已家傳而人誦之矣然其散逸遺
落者猶不可勝計也其從孫堪乃爲博加討訪
積累之久得古律詩七百四十一篇而吳郡金
君伯祥爲鈐諸梓是編之傳其殆所謂拾遺者
乎予嘗獲執筆從公之後而竊誦公之詩以謂
國朝之宗工碩生後先林立其於詩尤長者如
公及臨江范公蓋不可一二數也學者讀乎是
編則知其殘膏賸馥所以沾丐後人者多矣今
公已不可復作予是以三復是編而爲之永慨

也抑公平生所爲文無慮萬餘篇今道園錄中所載不啻十之三四而已然則并加討訪而使之盡傳焉豈非堪之志而予之所深望者乎是故昌黎之集成於門人河東之集託於朋友惟廬陵歐陽公之集其嗣人能致其力焉若堪之汲汲於此其亦可謂無媿於歐陽氏矣堪字克用一字勝伯好學有文能世其家而公之行能官閥已具於歐陽內翰所爲碑銘茲不著至正二十年正月二十日金華黃潛序

道園遺稿六卷鳴鶴遺音一卷

舊抄本

元 雍虞集伯生撰

楊椿序

金天瑞序

黃潛序

翰林珠玉六卷 舊抄本 吳尺鳧舊藏

元 虞集伯生著

吳氏手跋曰歷考諸簿錄無翰林珠玉之名疑出後人彙集按此編所錄亦有學古錄及遺稿所未載者固知先生平生著作殷富李本集錄時採摭未盡也此禦兒呂氏本雍正癸卯省試

後從天蓋樓得之歸繡谷亭插架西冷吳焯跋

新編翰林珠玉六卷

元刊元印本

黃蕘圃舊藏

元邵庵虞集伯生父全集儒學學正孫存吾如山家塾刊

黃氏手跋曰是書本吾郡物卷中有白隄錢聽默經眼印也余向於都中版市見之未及買後欲訪求渺不可得矣去冬五柳主人族弟歸忽代購獲喜出望外非特既失復得固見遇合之巧且裝潢款無一毫更改古色古香猶是二十年前眼中故物苟非天之畀余安能遂余好古

之願若是之奇乎復翁甲戌正月五日記此書原索
白金四兩時余議力未到已無及矣及今番收
得云京錢八吊五柳弟不願取直欲易余家刻
國策十部遂與
交易了夙願焉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二十二行每行二十字
大黑口卷中有黃丕烈印白文方印復翁白文
方印

翰林楊仲宏詩集八卷 舊抄本 顧嗣立舊藏

元楊載撰

大德間余始得浦城楊君弘詩讀之恨不識其
爲人及至京師與余定交商論雅道則未嘗不

相與抵掌說也皇慶初仲弘與余同爲史官會
時有纂述事每同舍下直已而猶相與回翔留
署或至見月月盡繼燭相語刻苦澹泊寒暑不
易者唯余一二耳故其後余以御史府用筦
南憲架閣適海上仲弘復登乙卯進士第爲浮
梁別駕余遷江西仲弘亦改宣城理官相違十
數年相距數千里迹雖如是而心固猶數晨夕
也而仲弘竟未任宣城以卒嗚呼慟哉余嘗觀
於風騷以降漢魏下至六朝弊矣唐初陳子昂
輩乘元氣之會卓然起而振之開元大厯之音

由是不變至晚宋又極矣今天下同文而治平
盛大之音稱者絕少於斯際也方有望於仲弘
也天又不假之年豈非命耶蓋仲弘之天稟曠
達氣象宏朗開口論議直視千古每大眾廣席
占紙命辭敖睨橫放盡意所止眾方拘拘已獨
坦坦眾方紆餘已獨馳駿馬之長坂而無留行
故當時好之者雖多而知之者絕少要一代之
桀作也仲宏有子尚幼其殘稿流落未有能爲
輯次者友人杜君伯原自武夷命僕曰將就其
平生所得詩刻諸山中此誠知仲宏者而杜君

猥謂罄仲宏海內之交相好又莫余若也俾爲
序之用掇其梗概著于篇端致和元年六月一
日臨江范梈序

翁原匯跋 嘉靖丙申

范德機詩集七卷

舊抄本 黃蕘圃用元本校
金孝章舊藏

元臨川葛維仲穆編次儒學學正孫存吾如山
校刊 目後有至元庚辰良月益友書堂新刊
一行

黃氏手跋曰毛刻范德機詩不言所據抄刻本
但云是集與揭曼碩集皆芙蓉江周仲榮見貽

者亦未及言爲抄刻本之異也此冊舊抄觀前
多綱目及刊刻年月知據元刻然中多與家藏
元刻不合因手校之而舊經不寐道人以毛本
校者又未可執現行之本相勘蓋毛本已經修
改似非孝章先生取校時之刻板故動輒歧異
因復取已修本校之下方云續校毛本者是也
五月初十晨起校訖記

又曰甲戌端陽前一日有書友攜書一冊示余
謂近從吳江賈人得來者開卷視之知爲舊鈔
范德機詩集而經人校勘者問其直索青蚨干

錢余曰子知此書之所以可貴乎曰不知也余亦笑而留之蓋是書爲舊鈔爲校勘此書賈之所以索千錢而余之愛此書者爲校勘者乃不寐道人未有圖記可證并有字迹可辨故可珍且余之必欲得此書者是書雖經以毛刻校勘而又以意改定然未見元刻尙多脫略余適有元刻手校一過乃爲善本此書之必欲歸余而始完善夫亦有數存焉復翁記

又曰續檢孝慈堂書目云范德機集

范梈德機

七卷抄白一百三十四番一冊金孝章手校知

卽是冊也復翁六月六日識

又曰壬辰冬十月對汲古閣本互校一過彼此
闕誤及疑各用圈記

揭文安公文集九卷詩集三卷詩續集二卷舊抄本

元揭曼碩侯斯著詩集門生前進士變理溥化
校錄

揭文安文集六卷 明刊本

元揭侯斯撰

九世孫富文序

揭文安公文集九卷詩集三卷詩續集二卷舊抄本

王蓮涇舊藏

元揭曼碩侯斯著詩集門生前進士燮理溥化
校錄

余識揭曼碩不四三年初識出其詩文知於茲
事必收汗馬之功自時厥後屢見屢期若王良
造父之御駉駉然益遠而未止何曼碩之敏且
巧若此乎柳子有言吾之俯也滋甚程鉅夫